



#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



乡的邱同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我要走了，班上娃娃咋整？辛同学说。就算我同意，家里肯定也不干。邱同学说。无奈之下，李桂林想到了陆建芬。她是同班同学，也是结发妻子。可李桂林话没说完，父亲李洪云就挡了回去。李洪云不愿儿媳上山受苦，也不愿孙子跟去受罪。陆建芬最终还是背着儿子上了山。是亲家陆兴全做通了李洪云的工作。陆兴全说：我也是当老师的，我知道，山上多一个老师，就能多一点希望。将心比心，那里的娃娃更可怜，更需要有人疼。

## 三

第一堂课结束，陆建芬把阿衣以布带到自己屋中。洗完脸，陆建芬又给阿衣以布梳头。梳子在发丝穿行，像春风拂过树梢。陆建芬笑着说，咱们十一个姑娘，以后老师每天都会帮着梳头。所有男生的小平头则是李桂林一手修剪。学校没有围墙，常有村民长驱直入，他们放养的牛羊也跟着来。夫妇俩动手编篱笆墙，花了一个多月。刚架起篱笆墙，一道堡坎在大雨冲刷下险要倒塌。在一袋水泥一块砖也没有的条件下，夫妇俩开始搬石头垒砌挡墙。边琢磨边动手，一个又一个周末，夫妇俩起得比鸟早。两年过去了，均高一米半、总长四十多米的两道挡墙拔地而起，而撑起挡墙的大手，也由细皮嫩肉变得老茧丛生。“副业”干得有滋有味，“主业”更是抓得有声有色。1996年6月，统考成绩发布，二坪小学毕业班在全县名列前茅。李桂林被评为优秀教师，获得会理师范学校民师班报考资格。1999年，在李桂林的争取下，乡里给二坪村拨了一万零八百元经费。李桂林和二坪村老百姓用这笔钱动手建起全村首座砖房。又过去了十年。爬上天梯，当鹤立鸡群的砖房映入眼帘，当得知全村仅有的砖房是一所学校，学校仅有的老师是一对夫妇，下派干部陈国仕感动不已。他问学校还有什么困难。李桂林实话实说：下上一场雨，鞋底泥巴两寸厚。如果能把操场硬化就好了。十吨水泥够不够？陈国仕问。

# 山村情深

厉彦林

割过麦……故乡渐渐长我生命的一部分。考大学参军或外出就业，离开自己成长的那片土地，无论飞多高、飞多远，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情感就像一坛酒，越陈越香，越品越醇。小时候，老人让我们尽兴地在山地上、土堆里玩儿，那沙土柔软干爽、养人暖心，孩子们长得很壮实。现在呢？那天我们来村考察研学课程的王老师说：“孩子们分不清韭菜和小麦，但这不是孩子们的错。我们应该组织学生多走出教室，去亲历‘耕’的艰辛和‘读’的快乐，认识农作物，欣赏田园之美，树立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观念，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故乡沂蒙山区产出沉甸甸、金灿灿的粮食，养育了古老小山村的一代代。故乡的土地肥沃，种啥长啥。

如今许多农活都已被机械代替了，最苦最累最让人头疼的收割小麦也能用收割机了。农事、农活、农村曾经是劳碌、辛苦代名词，如今成为休闲、娱乐、体验和享受田园风光的时尚。开荒、耕种、锄草和收获的汗水，滋养和浇灌一望无际的希望田野。一日三餐，离不开田。我对故乡、对土地、对亲人的真挚情感缘于父辈的言传身教。当年我爷爷做农活很讲究，地整得很平，耕地和播种时，还要求我赤着双脚，不能用力踏地，避免“地喘不动气”。父亲要看看报纸上怎么说，想法购种子、买氨水。母亲则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房前屋后、田埂地沿，都见缝插秧种上了南瓜、扁豆、菠菜、小葱、辣椒等，真的“房前屋后，种瓜点豆”。

只是请“土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寒假里，凸起的烧骨仍未复原。赶到县城医院，看过片子，医生摇摇头，骨头长出骨痂，手术是唯一办法。

## 五

今年春天，我再次来到二坪小学。大门口，李桂林抑扬顿挫的朗读声扑面而来，班上学生的读书声紧跟其后。接通高压电，铺通水泥路，建了新村，摘了“穷”帽，如今的二坪村天翻地覆。到现在还有不少外村孩子来二坪读书，学习成绩稳居全县乡村小学第一方阵。三十多年来，二坪小学已累计招生四百多名。他们当中，考上大学和中专的有七八个，正在读初中、高中的又有三四十个。更多“他们”，成为这座高山顶上的村庄向更高处飞跃的支点和羽翼。村里房子修得最漂亮的阿木尔日，最早购买卡车的卡拉阿木，最具实力的养殖专业户木牛拉哈，最早在外承包工程的阿木呷日，都是从二坪小学毕业。阿木呷日来学校说：我们感谢老师，不光因为学到文化知识，更因为有机会改变人生，有胆量走遍天下！“果果老师”“阿把老师”。三十年前，二坪的孩子这样叫自己的老师。“阿普老师”“阿瓦老师”。三十年后的今天，讲台上的孩子换了称呼。“果果”“阿把”和“阿普”“阿瓦”都是彝语，就是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如此称呼，李桂林陆建芬当成最高荣誉。如同他们曾经捧在手中的奖状奖杯：“全国模范教师”“感动中国人物”“双百人物”“最美奋斗者”。陆建芬年底就要退休，李桂林未来六年的人生时光，仍将与一座村庄、一所村小相伴。我问李桂林，抵抗寂寞的武器是什么？李桂林反问我，那么多爱和温暖包裹着，哪里来的孤单？陆建芬则递给我一沓信。二坪娃娃话不多，但是临到毕业，会把心里关不下的话，悄悄塞进讲桌抽屉，或者夹在老师课本。信笺是拿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卡片或作业纸代替。陆建芬盯着它们，眼神柔和清亮：以前有首歌，《幸福在哪里》。要我说，幸福就在这里面。

图为大渡河峡谷。

谢应辉摄



图为贵州荔波红船广场。

潘星财摄

# 大地

# 青山环抱的小城

简 默

如果不是因为出身红军的外公滞留在贵州荔波乡下老家养病，我肯定不会与这座黔南的偏远小城结下不解之缘。病愈后的外公留在荔波参加了剿匪，后来就在荔波扎下了根，一晃七十年过去了。外公热爱荔波，安心建设荔波，给我的大舅和二舅，分别起名为建荔和建波，可见他对荔波的感情。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无暇同时顾及我和弟弟，便将我送到荔波的外婆家待了半年多。长大之后，每年春节父母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回荔波看望外公外婆。早晨从都匀坐上长途客车，经过近一天的跋涉，接近黄昏时，车驶到荔波郊外的登高坡，隔窗就可俯瞰山脚下的外婆家。

荔波是一座很安静的小城，四周青山环抱，一条樟江澄澈如练，呈S形贯穿县城。两岸绿树和翠竹葱茏，青瓦屋舍俨然。荔波县城里纵横几条街道，铺着清一色的青石板。

记得那时横过外婆家门前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荔波人习惯叫北街为北门街，南街就叫南门街。从北门街进去，首先路过一栋房子，砖木结构，青瓦覆顶，两边以青砖砌筑起马头封火山墙，门楣挂着黑底白字牌子——邓恩铭故居。旁边一棵大榕树，已经三百多岁，主干苍老，枝叶青翠，掩隐了半条路。

我每天从北门街进去，到南门街回来，走过邓恩铭故居，也与大榕树擦肩而过。那时我不了解邓恩铭的详细生平事迹，只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我十四岁跟随父母离开贵州，来到山东，这里是邓恩铭十六岁离开荔波后求学、革命和英勇就义的地方。高考结束后，我陪母亲回荔波探亲，再次走进邓恩铭故居。故居已按照原貌进行了修复，在后院新建了陈列室。我详细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产生由衷的亲近和崇敬。

邓恩铭在山东的十四年中，三次被捕入狱，组织领导两次越狱失败，而立之年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他刚毅坚定的面容一直萦绕在我心头。2011年，我专程来到邓恩铭的出生地荔波水浦村，了解了他更多的英勇事迹。此后我多次到荔波采风，有朋友向我介绍了红军将领蒙九龄，这位血性男儿与邓恩铭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等一系列战斗，最终与他的新婚妻子双双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家住荔波北门街的邓恩铭北上参与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创始人之一；家住南门街的蒙九龄南下参加建军，成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人。

如今，地处黔南喀斯特腹地的荔波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吸引着一批批游客来这里访山问水。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坚持走绿色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撕掉了曾经贫困的标签。

大榕树掩隐的小城荔波，红色是它永不褪改的底色，绿色无边无际，生机盎然……



## 一

1985年，李桂林从四川省汉源县马托乡初级中学毕业，回万里村小当了代课民办教师。连续五年，他的学生成绩在全学区数一数二。因为名声在外，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党委书记阿木铁哈派人来请李桂林到二坪村教书。

二坪村属于乌史大桥乡，全村四百多人，能写一百个字的村民加起来不到十个人，极缺老师。万里村和二坪村虽只隔着一道大渡河峡谷，但是，二坪村已是凉山地界。李桂林当时还没做好抛家舍口的准备。

阿木铁哈打起感情牌：一座山分不开一个天，一条河隔不断一家人。万里村和二坪村隔河为邻，早就是一家人了。这边的孩子太需要一个老师了，你来帮一把吧。

李桂林答应帮忙，回老家找一个老师。要是找不来呢？阿木铁哈趁热打铁。李桂林打下包票：要是找不来，上山的就是李桂林！

去二坪村教书，一要有文化，二要会彝语。把村里符合条件的人访遍，也没人应下。李桂林决定亲自上阵。

天不亮出发，走到乌斯河已日上三竿。从乌斯河走到雪区，又是一个半小时。

一座摇摇晃晃的铁索桥横跨大渡河，桥板稀稀拉拉。走过这座桥，爬过一道坡，穿过一个村庄，前面没了路。一道断崖挡在眼前。紧挨断崖搭着一架木梯，几乎呈九十度直立。李桂林额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爬过五道天梯，李桂林远远看见了二坪村——一个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文化的深山村寨。

## 二

1990年的二坪村，国庆节成了“开学日”。教室里坐着三十四个国家：最大的木牛旁已十四岁，最小的阿木支也已满九岁。

“a.o.e.i.u……”朗读声响起来了，从胆怯到不那么胆怯，从不整齐到有那么一点整齐。朗读声从屋顶茅草的缝隙间，从没有玻璃的窗格里飘出教室，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回荡。

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家访，备课、批改作业都在夜间。煤油耗尽，柴油补位。油尽灯枯，手电筒悬在房梁上，成了“探照灯”。电池用完，借助火把续航。火把是把竹子晒干点燃，拿得近了怕把自己点着，拿得远了眼前又蒙蒙眈眈。

事情一多，没时间做饭，李桂林常常蒸上一锅红苕管三天……越是天光暗淡，李桂林心里那盏灯就越是明亮：自己舍得吃苦，孩子们才能成才。

二坪村积攒了不少适龄儿童，学校复课一年后，之前没报名的孩子心动了，原来没长大的孩子长大了。李桂林申请增设一个班，校长答应爽快：工资我们开，能不能找到人，要看你的能力。

脑海中一番扫描，李桂林想到两个同学。辛同学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家住红花乡。顺河

深秋的沂蒙山区，天高云淡，色彩斑斓，空气清新，还有一丝微甜。

“十一”长假，我再次乘高铁回到沂蒙山区东部的小山村。家门口的秋菊开得恣意旺盛，屋东侧的菜园一派生机盎然。清晨，我漫步村南的水泥路，只见太阳从山坳间冉冉升起，晨曦拂过绵延起伏的沟壑岭梁，洒向绵延的茶园和庄稼地。石墙红瓦的屋舍山村，飘起了淡淡的炊烟……

我站在田埂上，深情地望着这片山地，眼前再现昔日农活的甘苦和亲人忙碌的身影。我跟在爷爷和父母身后学习农活、模仿劳作，欣赏家乡一年四季的乡野景致，还知道了一些春耕秋收、农桑经纬的事情。我在这块土地锄过野菜，搂过草，喂过猪，放过牛，犁过地，耙过田，